

夏衍的生活 和文学道路

陈 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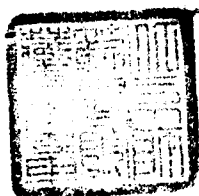
浙江文艺出版社

XIAYAN DE SHENGHUO
HE WENXUE DAOLU

夏衍的生活 和文学道路

陈 坚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974799

责任编辑 铁 流

封面设计 姜中雄

夏衍的生活和文学道路

陈 坚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 125 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375 插页4 字数268,000 印数0,001—6,500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317·137 定 价：1.38 元

序

李健吾

陈坚同志写了一部《夏衍的生活和文学道路》，要我写序，我答应了。去年，我在杭州和他见面，他似乎已经在动手写了，不料他竟写成了二十几万字的巨著。接到这部原稿，我踟躇了，幸而最近有北戴河之行，反正自己不能游泳，便利用时间，读完这部作品，并愉快地写成了这篇短序。

我是欠了夏衍同志一笔债的。他本来约我给他的“剧本选”写序，我贸然答应了，后来我再一考虑，自己不了解他重庆一段的历史，材料也无法收集，提不起笔，当时正在大病之中，也无法提笔，只好当面向他辞谢。陈坚同志今年约我给他关于夏衍的这本书写序，我便答应下来，这正是自己补报夏衍同志的盛情的一个机会，怎能不诌两句呢？

这部《夏衍的生活和文学道路》给读者提供了一部比较详细的研究史料。作为附录的“夏衍史略”，不下功夫是做不到这样比较齐全的。劳动的代价值得读者感谢，包括我本人在内。而且他是按着著作的先后顺序评介的，不是按着类别来评介的。这样我们就容易知道夏衍同志的成长过程与他受到的社会影响。为什么这一时期干这种工作，写这种作品，

给人一种清楚明白的顺理成章的感觉。如果按类别来分章，剧本归入一类，电影文学归入一类，其他又归入一类，这样下去，尽管有可取之处，却不如现在眉是眉，目是目。第三个特色，是根据一个原则写下来的，这个原则即夏衍同志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正是一个攻读理工科并从事进步活动的人的自然收获。这是和法国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家群不一样的地方。他们承受科学发展与各自环境的影响，以观察现实生活而在文学上成名。夏衍同志的文学生涯是他直接承受科学严峻的要求与进步事业的任务的历程。夏衍同志处在毛泽东时代，有苏联建国的前例，有马、恩的著作指南，他很快就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战士，成为一个进步的文艺作家，而且是一个多面手，这是一般作家所望尘莫及的。他是国民党的死敌，而没有被捕过，他的性命是党和他本人的机智、勇敢和善于应付、利用局势所挽救的。没有一个朋友出卖他。谁也想不到他在十年忧患期间，关了八年之久，出来的时候还心身都受到损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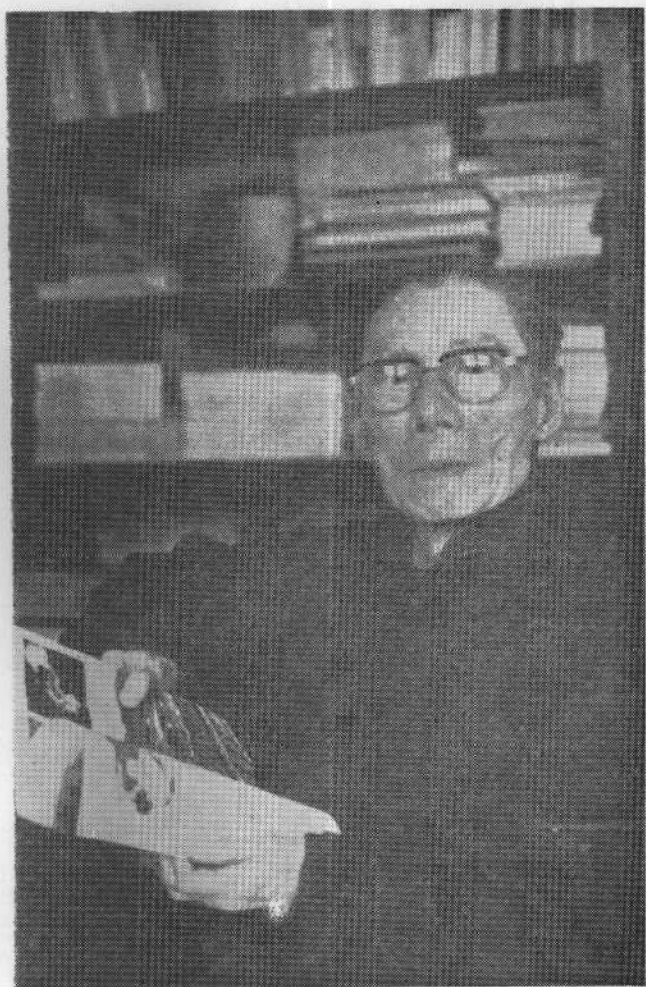
现在，陈坚同志给夏衍一生做出了评价，读者可能因人而异，意见有同与不同，我们不能强求一致，也不必强求一致。但是任何人不能否认《包身工》与《上海屋檐下》的重要历史意义，它们和其他作品一样，将分别在各自的类别史上占有光辉一页的。

全书共分十四章，讲到1978年为止。但是夏衍同志还健在，我希望这部著作再版的时候，将跟着生命之流而随时有所增加，为被评传者添福，为评传者增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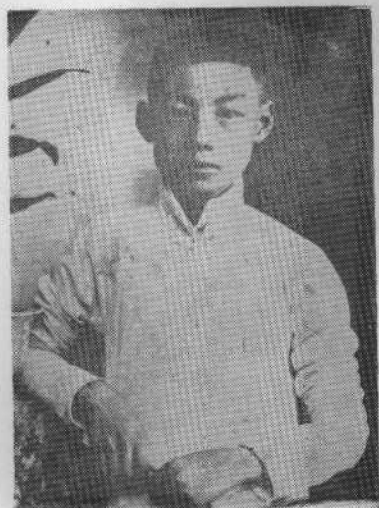
谨为序。

1982年8月9日

· II ·



夏衍在北京寓所（1982年3月）



左上：八岁时和母亲在一起。

左下：在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

右上：1920年在上海



1938年和廖承志、茅盾等同志在广州



夏衍和他的女儿和外孙女（1982年）

目 录

序	李健吾 (I)
第一章 早年的生活与奋斗	(1)
忧患的童年	(1)
迎向新潮	(11)
憧憬与追求	(20)
第二章 高举左翼文学、戏剧的大旗	(29)
左联——革命文学的摇篮	(29)
输入先进的范本	(37)
打出“普罗”戏剧的旗子	(43)
第三章 电影史上的崭新一页	(50)
在荆棘中潜行	(50)
《狂流》、《上海二十四小时》等电影创作...	(66)
第四章 拿起话剧创作的武器	(83)

	处女作《都会的一角》	(83)
	《赛金花》	(90)
	《秋瑾传》	(106)
第五章	现实主义的杰作——《上海屋檐下》	(117)
	重要的转折	(117)
	向忧郁的时代诀别	(120)
	塑造“小人物”的真实形象	(125)
	“一切不求过分”	(132)
第六章	报告文学的里程碑——《包身工》	(141)
	“灵魂的震动”	(141)
	工人阶级的血和泪	(144)
	报告与文学的完美结合	(149)
第七章	为抗战救亡奔走呼号	(158)
	“八一三”前后	(158)
	珠江之畔	(164)

	《一年间》	(170)
第 八 章	“文化城”的日日夜夜	(184)
	“学习、工作、创造”	(184)
	《心防》	(194)
	《愁城记》	(204)
第 九 章	出亡香港	(212)
	激流砥柱	(212)
	长篇小说《春寒》	(218)
第 十 章	穿透山城的浓雾	(228)
	为了剧运的前进	(228)
	“野草”在风雪中萌长	(234)
第十一章	别具一格的抗战剧	(250)
	《法西斯细菌》	(250)
	《水乡吟》与《离离草》	(267)
	《芳草天涯》	(277)

	质朴洗练，独具芬芳	(296)
第十二章	为民主和自由而战	(321)
	重返沪滨	(321)
	转战香港和南洋	(328)
第十三章	“最真实的幸福”	(338)
	面对新时代的《考验》	(338)
	影论与时评	(346)
	生命之火不灭	(353)
第十四章	电影改编的卓越范例	(358)
	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耀	(358)
	深厚的艺术魅力	(369)
结 束 语		(390)
【附录】	夏衍史略	(394)
后 记		(419)

第一章 早年的生活与奋斗

忧患的童年

1900年10月30日，夏衍（原名沈端先）出生于浙江省杭县庆春门外严家弄（今属杭州市江干区彭埠公社新塘大队）的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

严家弄是一条南北向的小街，全长不到一里。它的南面是庆春门，北面是艮山门，与杭州旧时的这两处城门各相距三里光景。西面靠近华家池，向东四五里便是浩瀚奔流的钱塘江了。沪杭公路就在东面不远处平行而过。这公路原先是钱塘江大堤，由于历年泥沙淤积，人们不断围垦江涂，遂使陆地逐渐向东延伸，这条曾经阻挡汹涌江潮的堤塘，竟变成远离江岸的通衢大道，严家弄离钱塘江也就越来越远了。离开了喧闹的市廛，这条狭长的街弄显得异常僻静。街的两端各有一座寺庙，街面上除了一家出售日用杂货的小店铺和一家酱油坊外，几乎没有什么店家了。严家弄既非村落也非集市，居住在这里的二十来户人家，多数是在丝绸机坊里摇丝

织绸的手工工人和养蚕种菜的农民，也有少数以捕鱼为业的渔家。小街四周是田地和村落。葱茏的桑园、麻地、菜畦阡陌交错，澄碧的鱼塘闪烁着明亮的光辉，在远处隐隐的翠黛的峰峦映衬下，真是一片山青水秀、如织如画的优美风光。清代文学家、杭州人厉鹗在《艮山门外远眺》一诗中描绘过这一带的景色：

吴天入时凉似水，袂衣山城四三里，
城角远山青半环，分得浓岚落渔市。

由于幼年僻处乡间，淳厚的农村生活，孕育了夏衍质朴、恬淡、勤恳、坚韧的个性。从小他就不爱热闹，不善社交，偶尔穿了一件新衣，买了一双新鞋，也唯恐被大家注意，尽可能避开人走动，因而母亲给了他一个戏称：“洞里猫”。以后“年纪大了，也只想做一个不为别人注意的常人，夹在人丛里面。我不注意人，人不注意我，就觉得心安理得，畅适无比，从这种习性出发，在人多口杂的地方，我就尽可能的少作惹人注目的行为，不发引人注意的议论，积习既久，遂成癖性。”^①

给夏衍性格以重大影响的，主要还是那个不景气的时代和他的日趋凋零的家庭。

夏衍出生的时候，正是中国社会发生急速变化的年头。资产阶级戊戌变法运动刚刚宣告失败，帝国主义列强又发动了八国联军侵华之役，攻占北京，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丧权

①夏衍：《谈自己》，《野草》（1941年1月）第1卷第5期。

辱国的辛丑条约。处于末世的封建帝国，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国家民族的命运更加濒于风雨飘摇的境地。

在浙江杭嘉湖一带，沈姓是一个大族。严家弄沈家有一座五开间七进深的庄院。这座被几丈高的风火墙团团围住的深宅大院，犹如一头巨兽，雄踞街弄，对比之下，四邻贫家小户的茅屋，就显得更加矮小荒陋了。不认识的人出城打听沈家，附近的人们多不细说，只答“墙里”二字，可见这所宅第曾是何等显赫。跨进沈家那扇深重的大门，迎面就是宽敞的轿厅，专供停放自家或来客的轿子之用。入内每一进除坐北朝南的正房外，还配有东西厢房。天井里铺的是一色的青石板，平坦坚实；内室则水磨方砖铺地，雕花窗棂，轩亮开阔。除了天井里的花坛，宅后另有一个栽着花木果树的花园。那时，全家人住在城内的骆驼桥，而这里只不过是沈家春秋两季下乡祭祀的歇脚处。然而，到了夏衍的祖父和父亲手里，沈氏家族已经迅速地衰败下来，这里已经成为他们的住家。夏衍便诞生在这陈旧古老的大屋子里。

夏衍的父亲沈学诗，字雅言，是个落第秀才。有一点学问，也懂医道，还写得一手好字。他颇爱读书，书房的书架上堆满了各种书籍，这些书的很大一部分后来就成了少年夏衍最初的课外读物。沈学诗一生没有固定的正式职业，他当过家庭教师，教过私塾，还行过医。这位落第秀才身体羸弱，整天面呈忧色，心事重重地只是捧着根长长的竹烟管，闷闷地吸旱烟，很少讲话。曾经显赫富有的祖辈给他留下的并不是深厚的福泽，而是无穷的忧虑和凄凉。家族的迅速凋败，虽然没有使这位书香门第的少爷立即沦为一贫如洗的穷汉，但毕竟使他成了一个凄苦自甘的平民知识分子。家庭的

破败，科举的失意，使他饱尝了世态炎凉的苦味，承受着精神的困厄。他在私塾教书时，来上学的都是附近穷苦人家的孩子。他不收学费，只在逢年过节时收受家长送来的一点鱼虾、鸡蛋之类的礼物。这或许是由于他生性善良，但更多的可能是家道中落的境遇，使他对穷人产生了更多的同情心吧。

在夏衍刚满三周岁的那年除夕，家里按风俗请神“散福”。当沈学诗正在给神灵们跪下叩头时，突然扑倒在地，再也站不起来了，到半夜里便断了气。原来他得了“痰中”，死时才四十八岁。这件事给全家以很大的刺激，从此家里每逢过年就再也不给菩萨烧纸了。沈学诗的不幸遭遇，是他那个时代、社会里大多数正直善良却又过分软弱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沈学诗还不可能成为沈氏家族及其阶级的叛逆者。这个角色将要由他的儿子、当时只有三岁的夏衍来担任。父亲亡故时，夏衍年纪很小，因此很难说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但从“夏衍”这一取自父亲表字“雅言”的谐音的笔名来看，他对于父亲这个在旧社会抑郁一世的善良正直的读书人，是怀有深厚的同情与尊重的。而父亲的人生遭际和悲剧命运，对于后来夏衍人生道路的抉择，也不可能不烙下一定的印痕。

真正给童年夏衍的性格以深刻影响的，是他的母亲。母亲徐绣笙，浙江德清县人。娘家开过酱园和当铺。她识字不多，但勤劳能干，很有主见，又富于同情心，宽厚待人。夏衍回忆起自己的母亲常常带着虔敬的心情。他写道：

在那个时代里，她算得是一个性格奇特的人，四十五岁死了我父亲之后，从不念过一句佛，从不烧过一次